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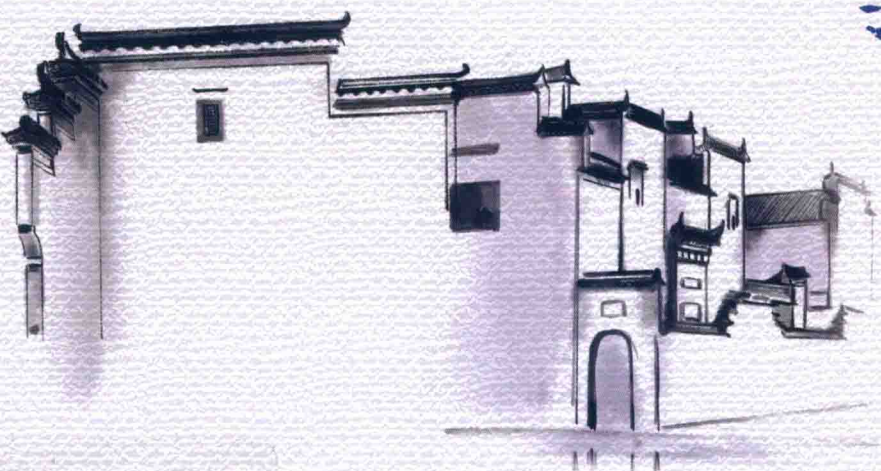
南京往事

NanJing
Wang
Shi

朱炳贵——著

徜徉南京，沿历史文脉，
追寻前尘往事的韵致与风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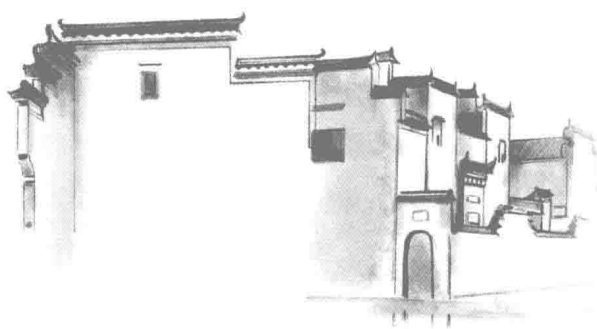
一街一巷间，体味世俗风情的温馨与质朴。



南京往事

NanJing
Wang
Shi

朱炳贵——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南京往事 / 朱炳贵著. —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
2018.7

ISBN 978-7-5108-6269-4

I. ①南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8）第229225号

南京往事

作 者 朱炳贵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（100037）
发行电话 （010）68992190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6开
印 张 17
字 数 240千字
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
印 次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6269-4
定 价 59.00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前 言

南京的地方民风、习俗，生活习惯、方式，都与我的家乡有着许多相近之处，令人对它很容易产生亲近感。而与它长久相处之后，更是被它的历史、文脉，气质、风韵所吸引。城市处处可见宫殿、衙署、学宫、梵刹、府第、园囿的身影或遗迹，还有秦淮河上的桨声灯影、石头城头的星河横空、乌衣巷里的堂前燕子、朱雀桥边的夕阳野草……这些都会把人的思绪引向辽远的时空。南京雄浑、刚毅、质朴、洒脱、温润、灵秀、风雅、苍凉的气质与韵致，也格外令人迷恋、沉醉。

遗憾的是，随着时光的磨蚀，风雨的冲刷，以及人为的破坏，如今大量的历史遗迹、旧时景观，已只剩下若隐若现的遗痕；许多古朴的风俗民情、人情世故，也已在浮躁奢华的现代生活里被冲淡、稀释，不禁让人生出无限的感慨和叹息。

近年来我集中阅读了一些乡土历史文化方面的资料，其中有不少是关于南京的，涉及它的史迹旧观、人物轶事、风俗民情、趣闻掌故等方面，从而对南京的自然、历史、人文等有了较为广泛、深入的了解。因对有些专题特别感兴趣，便有意地围绕它们进一步搜寻资料、实际考察。我曾花了不少时间在南京的各个角落寻访、探究，徜徉、流连于城市的现实与历史之间，追寻其前尘往事

的韵致与风雅，感受其世俗风情的温馨与质朴。随着了解与感悟的深入，便有了把自己的发现与体会写下来与人分享的想法。几年下来，陆陆续续便积累了不少稿件，其中一些已在《南京日报》《金陵晚报》《中国地名》《社区》等报刊发表。现从中挑选出四十余篇汇编成册，付诸剞劂，以飨同好。

这些文章展示的虽然只是南京城市历史文化的一鳞半爪，但通过对城市往昔的回望与陈述、感悟与思考，希望能触发起人们心底温暖的回忆，共同在嘈杂喧嚣的现代生活里追寻城市历史的悠远与苍茫，品味城市文脉的醇厚与馨香。

朱炳贵

2017年9月

目 录

001 | 第一辑 风物咏叹

- 003 | 祭天享地的大祀坛
- 011 | 神乐观：从皇家禁地到游乐仙境
- 015 | 古地图里的青溪园
- 020 | 明清时的南京旅店
- 026 | 几座古代行宫
- 034 | 回望江南贡院
- 044 | 南京的驿站
- 052 | 龙江船厂不是宝船厂
- 056 | 大龙翔集庆寺旧址在哪里
- 059 | 承恩寺记略
- 062 | 南京城隍庙
- 067 | 徜徉在南都的大街上

075 | 第二辑 风雅秦淮

- 077 | 明初国家祭祀故事
- 083 | 江南贡院科举趣事
- 093 | 国子监读书生活
- 102 | 谶谣故事
- 119 | 故都印迹：南京古代地图
- 128 | 源于城门的别名
- 132 | “扬州”曾是南京名
- 137 | 老地图里的南京旧影
- 141 | 洋人笔下的南京

151 | 第三辑 风度翩翩

- 153 | 谢安作秀
- 158 | 周应合纂修《景定建康志》
- 163 | 萨都刺金陵怀古
- 170 | 朱元璋点状元
- 175 | 明武宗南巡轶事
- 179 | 商人凌濛初

183 | 散曲大家描绘南京市井风俗画卷

187 | 石涛长干接驾

192 | 不见题诗纪阿男

196 | 刚烈之花葛嫩娘

199 | 说书巨匠柳敬亭

202 | 名厨王小余

205 | 南京古代状元

216 | 库司坊里的阮大铖

223 | **第四辑 风俗雅韵**

225 | 过年往事

233 | 艾绿粽香

238 | 金陵茶俗

244 | 南京蔬菜小史

248 | 旧日花事

256 | 《儒林外史》里的金陵滋味

260 | 后 记

第一辑 风物咏叹



祭天享地的大祀坛

南京天坛，又称“大祀坛”，是明初国家祭祀天神地祇的大型礼制建筑，我国现存最著名的古代祭祀建筑北京天坛的原型。大祀坛前身是祭祀天神的圜丘，后来明太祖创新礼制，将天与地合并在这里祭祀，它又被叫作了“天地坛”。明清易代后，大祀坛在风雨沧桑中日渐损毁，直至完全消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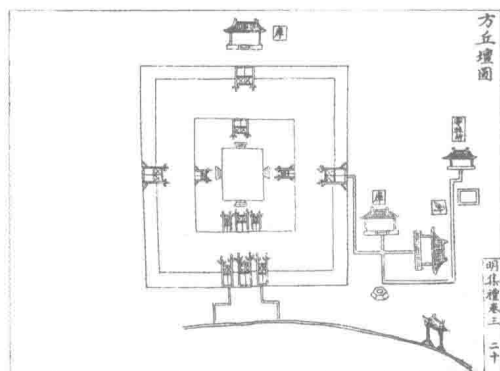
朱元璋建圜丘、方丘分祀天与地

南京在六朝时就出现祭祀建筑。如东晋在建康城东南方向创立圜丘坛，在覆舟山南建北郊坛。南朝四位开国皇帝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到南郊的祭坛拜祀祭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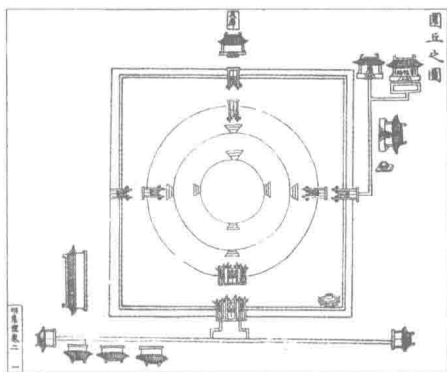
明太祖朱元璋虽是草民出身，对礼制建筑、制度的建设推行却十分重视。在还是吴王的时候，便在南京修建了圜丘、方丘、社坛、稷坛、太庙等祭祀建筑。明朝甫建，他即命中书省：“下郡县，访求应祀神祇。名山大川、圣帝明王、忠臣烈士，凡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，具实以闻，著于祀典。”并组织礼臣、儒士制定祭祀制度，建立国家祭祀典制，创建了自己的一套祭祀体系。

圜丘和方丘是国家最重要的祭祀建筑，它们于吴元年八月（1367年）建成。圜丘祭天，位于正阳门外钟山之南；方丘祭地，位于太平门外钟山之北。

方丘祭坛为一方台，分上下两层，四周建有围墙、台阶。围墙有两重，平



方丘坛图（《明集礼》）



圆丘之图（《明集礼》）

面呈方形，四面设棂星门。方丘还有天库、神库、神厨、宰牲所、天池、瘞坎等建筑。洪武十年（1377年），改天地分祀为合祀，方丘坛遂被废弃，旧址何在如今已不可知。

圆丘建筑群有圆丘坛、两重围墙、棂星门、望祀殿及天库、神厨、宰牲亭、天池、牌楼等建筑。

圆丘坛为一上下两层的圆台，四面设有台阶，台面与台脚饰以琉璃砖，四周围以琉璃栏杆。圆丘围墙有两重，内墙平面呈圆形，外墙呈方形。望祀殿位于南外棂星门与横甬道之间，矩形九开间，洪武二年（1369年）八月建造，是祭祀遇风雨时行望祭之礼的建筑。棂星门是圆丘围墙四面所设之门。天库位于北外棂星门之北，矩形五开间，举行祭祀大典时供奉在圆丘上的昊天上帝神版，活动结束后便移供于此。燔柴炉位于内墙之东南，为一高九尺、阔七尺的圆形炉子，用于祭祀时焚烧供献物及礼毕焚烧祝版、玉帛等物。更鞋室是祭祀日皇帝及执事官升坛前换鞋的地方，皇帝的更鞋室位于南外棂星门外之东，执事官的更鞋室位于南外棂星门外之西。

圆丘东北隅的一组附属建筑物是准备祭祀典礼所用牺牲的地方，包括制作祭品的厨房，贮存祭品的库房，宰杀祭牲的宰牲房，剥净祭牲的天池等。

在圜丘的西部还有一组建筑：斋宫和钟楼。斋宫坐西朝东，建于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五月，是皇帝大祀前的斋宿之所。钟楼位于斋宫东北，楼上悬有洪武六年（1373年）铸造的太和钟。钟声在祭祀仪式中用于营造气氛，掌控节奏。

洪武四年（1371年）三月，朱元璋对圜丘进行了一次改建。和初建时的形制相比，改建后的圜丘在尺寸上稍有缩小。

合祀天地的大祀坛

明朝开国伊始，明太祖欲创永世不变之典，确定采用南、北郊分祀天地的制度。在起初的几年里，他虔诚至极，每个冬至、夏至日，都会亲率百官前往圜丘、方丘祭祀，从无懈怠。

可是老天似乎对朱元璋的诚意无动于衷，祭祀斋居期间常常风雨交加，平常日子更是灾异频繁。想到汉代易数大家京房说过：“交祀鬼神必天道之雍和，神乃答矣。若有飘风骤雨，是为未善。”他心中不免着急，天神为什么不满？自己什么地方做得不好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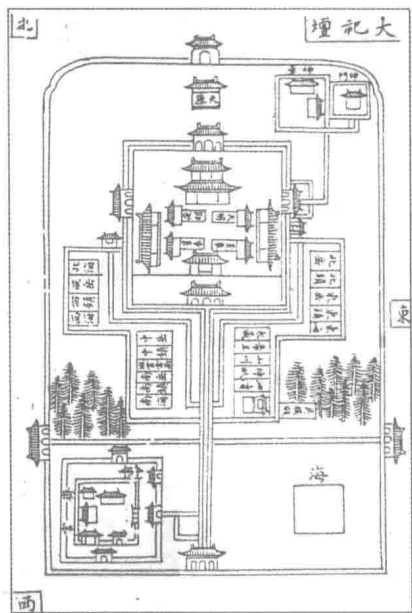
经过深思苦虑，他猛然顿悟，问题就出在把天和地分开在两个地方祭祀上，这如同人们侍奉父母却使他们分居一样。“以人事度之，为子之道，致父母异处，安为孝乎？”于是他决定改天地分祀为合祭。

天地合祀坛建于原圜丘之址，并以屋覆之，称为“大祀殿”。工程于洪武十年（1377年）八月动工，由韩国公李善长监督施工，次年十月完成。

朱元璋原先实行的天地分祀格局是合乎历代郊祭制度的，他后来改制其实不仅仅是因为祭祀时遭遇曲折。明政权刚建立时，他急需在取代蒙元统治之后从文化上“恢复中华”，也需要以古代礼仪来昭示自己中华帝王的正统天子身份，于是匆匆征召儒士在很短的时间内草创了诸种礼制。这些成于儒士之手的初制，上追成周，兴复古礼的意味较浓，把周制、古礼的繁文缛节一股脑儿搬了过来。朱元璋是一个不喜虚文的人，认为祭祀应以“诚”“敬”为主，而不是靠烦琐的礼文。于是在政权稳固以后，便对它们开始了创新改进，建造天地合祭的大祀坛便是他

的一大举措。他对祭祀制度的改进还包括简化礼仪，合并从祀诸神，等等。

改建后的南京大祀坛的平面形制与格局，我们可通过古代文献如《洪武京城图志》中的《大祀坛》图等资料做一点初步了解。



大祀坛（《洪武京城图志》）

大祀坛由两重围墙所环绕。外垣北圆南方，东南西北四面各有卷门三洞，称外南天门、外北天门、外东天门、外西天门。南北中轴线上由南往北依次排列着外南天门、南天门、大祀门、大祀坛、北天门、天库、外北天门等建筑。由于沿中轴线从南往北，利用地形和建筑营造出了一种由低到高的效果，祭坛显得更加高大庄重。当祭祀者一步步缓缓登上祭坛，情不自禁便会沉浸在天威煌煌、地恩荡荡的神圣庄严氛围之中。

大祀坛内墙的四面也各有卷门三

洞，称为南天门、北天门、东天门、西天门。外南天门至南天门间有三条石甬道，中间的叫神道，左边的叫御道，右边的叫王道。甬道两旁稍低处各有从祀官员所走之道。内垣所围部分为内坛，包括大祀殿、大祀门、东西两庑、步廊、从祀坛，以及燔炉、瘞坎等建筑与设施。

大祀殿是大祀坛最重要的建筑，共有十二楹，中间四楹“饰以金”，其余八楹“饰以三彩”。大殿正中石台上设上帝、皇祇两个神座，并排南向，祭祀时上帝、皇祇的神版就供奉在上面。另外朱元璋的父亲仁祖纯皇帝的牌位也配享殿中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万历年间参观过这里。据他介绍，台上还有两个座位，“或者说是一个双人宝座，两个都是用大理石制成，一个供皇帝使用，如果他来献祭的话，一个则虚席以待，目的是好让接受皇帝献祭的神祇使用，如果它愿意

坐在那里的话”。

大祀殿前面的东西两侧为庀房，共三十二间，往南则是大祀门。大祀殿、庀房、大祀门均通过步廊相互连通，构成了一个方形庭院。漫步院中，可以发现“庙堂外面的回廊装饰有丰富多彩的回纹图案，窗上装有金属网以防鸟雀，同时可透过光线。所有宫殿都是这样的。庙堂的门上钉有铜片，并加金饰，点缀着铜质的鬼怪形象”。

殿前东南方还有一座燔柴炉，燔柴炉之东为瘞坎，用于掩埋祭祀时所宰杀牺牲的毛和血等。

“在庙堂外面，他们建造了一系列涂成红色的大理石祭坛，分别祭祀太阳、月亮、星宿和中国的山岭，还有一个池代表海洋。”这一系列祭坛是指洪武二十一年（1388年）三月增修大祀坛坛壝时，在大祀殿丹墀内和壝外，叠石筑台增建的祭坛，其中丹墀内四座，壝外二十座。前者是日、月、星、辰之坛，东西相向；后者东西各有十坛，东十坛为北岳、北镇、东岳、东镇、东海、太岁、帝王、山川、神祇、四渎之坛，西十坛为北海、西岳、西镇、西海、中岳、中镇、风云雷雨、南岳、南镇、南海之坛。台上琢石为山形，凿龕以置神位。

内垣与外垣之间的建筑除二十坛外，还有北部的天库，东北部的神厨、神库、宰牲亭，西部的斋宫、钟楼，东南部的方海、藏冰库等。天库位于外北天门外，供奉着神御之物。藏冰库在外垣墙的东南方位，开凿有二十个水池，用于冬月伐冰，藏于凌阴暗室内，以供夏秋祭祀时保存牺牲等祭品之用。水池方海后来被称为“将军潭”“将军塘”，十多年前尚存数十亩水面，现已被填没。

洪武十二年（1379年）于大祀坛的西面修建了一座神乐观，作为培养乐舞生，为国家祭祀等活动提供乐舞、赞礼服务的机构。

洪武二十一年（1388年）三月，大祀坛又经历一次增修。至此，明朝大祀的郊坛建制基本确定下来。永乐十八年（1420年）依南京大祀殿规制新建北京天地坛。嘉靖九年（1530年）建立四郊分祀制度，于北京另建地坛祭祀皇祇，原天地坛专用于祭天，并于嘉靖十三年（1534年）改称天坛。

明清鼎革后大祀坛惨遭厄运

大祀坛位于原圜丘旧址,即正阳门外钟山之南。周围松柏环抱,环境幽深。“它位于京城的一端,在一片丛林或者说一片松树林中,环以围墙,周长 12 意大利里。”(利玛窦语)这里如今几乎已无迹可寻,但 20 世纪尚能见到其东南隅、西北隅等处遗址以及北面部分城基残址,清末和民国时的老地图上也描绘有它的城垣墙基的痕迹,通过它们可约略还原出大祀坛的轮廓范围。《明太祖实录》记载其外周垣周长“九里三十步”,约合今 5700 米。这一数据虽略显偏大,但经在老地图上量算,坛内总面积仍大于 100 万平方米,可谓规模巨大。

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,把在南京建立起来的国家祭祀制度与典礼仪式也一齐带了过去,南京的郊坛从此不再举行常规祭祀活动,功能渐趋消退。不过



民国地图上的大祀坛遗址

明政权对南京大祀坛的保护一直还是很重视的。史料中记载,永乐二十二年(1424年)、天顺四年(1460年)、万历十五年(1587年)都对其进行过维修。嘉靖时期国子监祭酒程文德一次郊游时参观了大祀殿,大殿、祭坛肃穆幽静的氛围令他感受颇深:“松柏森森紫气深,瑶坛宝殿画常阴。”万历时利玛窦来此参观,它仍然“丝毫没有颓损,气派不减当年”:“不论从规模来说,还是从建筑的宏伟来说,都是真正的皇家气派”,尽管“由于皇帝不再住在南京,(它)现在已经不再供皇帝祭典之用”。此时距大祀坛建成已有200余年。

明清更替后,南京失去陪都地位,清统治者不再关心大祀坛,它迅速衰朽下去。仅仅过了几十年,大祀坛便呈现出一派颓败景象。清康熙五年(1666年),诗人余宾硕寻访到这里,看到静默在阑珊秋色里的大祀坛,一片萧索苍凉:

漏尽云阳秋色阑,牛羊终日下郊坛。
已无苍壁终三献,谁见黄琮礼百官。
御路草生人迹断,石台风起雁声寒。
几年不奏钧天乐,万里空濛夕照残。

同一时期的诗人王士禛在游记中也提到过大祀坛。一次他往游钟山、灵谷寺,“出通济门,经天坛。坛已废,弥望蔓草紫烟而已”。曾经的国家祭祀圣地,在明亡后的不长时间里,便已是满目荒烟蔓草。诗人寥寥数字勾勒出的这幅世事沧桑巨变图景,看后不禁令人无限感慨。

清康熙二十五至二十六年(1686—1687年),画家陈卓创作了一幅《天坛勒骑图》,直观地为我们描绘了昔日天坛的恢宏气势和庄严景致。画面上重檐翘角的门楼,巍然耸立的牌坊,环护天坛的红墙,掩映在茂密的松柏林间,祭坛、殿阁等主体建筑则藏隐在图画之外,令人遐想。画上还描绘了碧水、拱桥、行人、芳草、翠柳等迷人的郊野景色。画面笔触细腻,设色典雅。此画实际上是一幅表达怀旧情感的作品。“郊坛遗址建康东,颇忆先朝盛鼓钟”,画家是前